

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

窦秀艳 著

雅学文献学研究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窦秀艳 著

雅学文献学研究



青岛大学『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』第二辑
本书为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规划资助项目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雅学文献学研究 / 窦秀艳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5. 1

(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161 - 5806 - 7

I. ①雅… II. ①窦… III. ①《尔雅》- 文献学 - 研究 IV. ①H13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6476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宫京蕾
特约编辑 孙少华
责任校对 王佳玉
责任印制 何 艳

出 版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[http: //www. csspw. cn](http://www.csspw.cn)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5. 25
插 页 2
字 数 255 千字
定 价 49. 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 - 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为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赞助出版
本书主要内容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《〈五经正义〉引〈尔雅〉研究》（项目编号：08JDC115）

特此致谢！

目 录

第一章 《说文解字》引《尔雅》研究	(1)
一 概述	(1)
二 《说文》明引《尔雅》	(2)
三 《说文》袭用《尔雅》	(6)
第二章 郑玄笺注引《尔雅》研究	(11)
一 概述	(11)
二 郑玄笺注引《尔雅》的方式和特点	(12)
三 郑玄笺注对雅学研究的影响与价值	(18)
第三章 《经典释文》引雅书研究	(24)
一 概述	(24)
二 《释文序录》与雅学	(25)
三 《经典释文》引旧注和《尔雅》研究	(29)
四 《经典释文》的文献学价值	(39)
第四章 《五经正义》引雅书研究	(44)
一 概述	(44)
二 《五经正义》引《尔雅》研究	(45)
三 《五经正义》引《尔雅》旧注研究	(52)
四 《五经正义》涉及的雅学理论问题	(58)
五 《五经正义》征引雅书存在的问题	(65)
第五章 《文选注》引雅书研究	(68)
一 概说	(68)
二 《文选注》引《尔雅》研究	(69)
三 《文选注》引《尔雅》旧注研究	(74)

四 《文选注》引雅书的价值	(77)
五 《文选注》引雅书存在的问题	(80)
第六章 《汉书注》引雅书研究	(82)
一 概述	(82)
二 《汉书注》转引《尔雅》	(83)
三 《汉书注》直引《尔雅》	(85)
第七章 《后汉书注》引雅书研究	(92)
一 概述	(92)
二 《后汉书注》引《尔雅》研究	(93)
三 《后汉书注》引雅书的价值	(98)
第八章 雅学文献校勘研究	(100)
一 概述	(100)
二 雅学文献校勘内容	(104)
三 雅学文献校勘方法	(115)
第九章 雅学文献辑佚研究	(121)
一 概述	(121)
二 雅学文献辑佚的特点	(123)
三 雅学辑佚文献举隅	(126)
四 雅学辑佚的价值	(135)
第十章 雅学文献刻印研究	(140)
一 雅学文献抄写流传	(140)
二 石经《尔雅》	(143)
三 五代雅书刻印	(148)
四 两宋雅书刻印	(151)
五 元代雅书刻印	(158)
六 明代雅书刻印	(161)
七 清代雅书刻印	(163)
第十一章 雅学文献版本类型研究	(166)
一 《尔雅注》版本系统研究	(166)
二 《尔雅疏》版本系统研究	(182)

三 《尔雅注疏》版本系统研究	(187)
第十二章 雅学文献在朝鲜半岛的流布	(199)
一 三国、高句丽时期雅书在朝鲜半岛的流布	(199)
二 李朝时期雅书在朝鲜半岛的流布	(206)
第十三章 韩国藏雅学文献版本类型研究	(210)
一 韩国藏《尔雅注》版本系统研究	(210)
二 韩国藏《尔雅注疏》版本系统研究	(215)
三 韩国藏《尔雅义疏》及《尔雅正义》版本系统研究	(224)
四 韩国藏《埤雅》《尔雅翼》版本系统研究	(227)
五 韩国藏其他雅书版本系统研究	(229)
参考文献	(231)
后记	(238)

第一章

《说文解字》引《尔雅》研究

一 概述

《尔雅》和《说文解字》(以下简称“《说文》”)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两部重要典籍,它们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,是先秦两汉语言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
先秦两汉时期,人们了解、掌握语言的音、形、义各有法门,学问主要靠口耳相传,听音知义,解读经典有《尔雅》,读书识字有《史籀》《苍颉》《训纂》等字书,语言秩序熙如,正如段玉裁在《尔雅匡名序》中所言:“《周官》属瞽史,谕书名,听声音,固有音韵之书矣。《尔雅》者,言义之书也。当汉时无不知三代之音者,亦无不读《尔雅》者。学士、大夫又有《苍颉》《凡将》《训纂》诸篇为字形之书,童而习之,三者备矣。”^①文字构造,皆据形见义,《尔雅》汇释经典,经传假借而《尔雅》仍之,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,经传、《尔雅》愈不能通,沿流不若讨源,“经传《尔雅》所假借,有不知本字为何字者”^②。

西汉末至东汉初中期,“隶书行之已久,习之益工,加以行草、八分纷然间出,返以篆籀为奇怪之迹,不复经心。至于六籍旧文,相承传写,多求便俗,渐失本原”^③。随着后汉古文经学的兴起,开始重视古文字的整理和保存,以纠正当时文字混乱的现象,“汉宣帝时,始命诸儒修仓颉之法,亦不能复故。光武时,马援上疏论文字之讹谬,其言详矣。及和帝

① (清)严元照:《尔雅匡名》段序,《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》第45册,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,第1页下栏。(各书首次引用时,著者、书名、出版社、册数、页码全注明,再次引用时只出书名、页码。)

② 同上。

③ (汉)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后序,徐铉增释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第320页。

时，申命贾逵修理旧文。于是许慎采史籀、李斯、扬雄之书，博访通人，考之于逵，作《说文解字》”^①。《说文》保留了已经停止使用 300 余年的古文字小篆近万个，分析字形，说解字义，表明音读，并援引儒家经典及时人论述，它的体例及释义方式都与《尔雅》有很大的不同，因此，“《尔雅》不可改从《说文》，犹《说文》之不可改从《尔雅》也”^②。但《说文》“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，而天地、鬼神、山川、草木、鸟兽、昆虫、杂物、奇怪、王制、礼仪、世间人事，莫不毕载”^③的百科特点，以及分别部居、类聚群分的编撰原则，无疑受到了《尔雅》的影响。同《尔雅》一样，《说文》对儒家经典的训释功能也是巨大的，正如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在《重刻宋本说文序》中所说：“五经文字毁于暴秦，而存于《说文》。《说文》不作，几于不知六艺；六艺不通，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，五经不得其本解。”^④不但如此，《说文》的释义也大量参考、引用了《尔雅》，“《尔雅》者，古人小学之书也，……汉初诸儒释六经者，悉依《尔雅》，……两汉小学之书，惟许氏《说文解字》悉宗雅训，或与雅训互相证明，惟其得《尔雅》之传，故能明六书之旨也”^⑤。《说文》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明确征引《尔雅》的著作，它对《尔雅》的征引，大致可分为明引和袭用两种情况，所征引及袭用《尔雅》之文，对于雅学研究弥足珍贵。

二 《说文》明引《尔雅》

《说文》中明引《尔雅》共有 30 例，我们把这 30 例与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^⑥、唐石经、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（简称“孔氏《正义》”）、邢昺《尔雅疏》（以下简称“邢疏”）、邵晋涵《尔雅正义》（以下简称“邵氏

①（汉）许慎：《说文解字》后序，徐铉增释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，第 320 页。

②《尔雅匡名》段序，第 1 页下栏。

③《说文》，第 320 页。

④《说文》，孙星衍《重刻宋本说文序》，第 1 页。

⑤（清）邵晋涵：《尔雅正义》序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87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影印，第 38 页下栏—第 40 页上栏。

⑥ 为避免与其他雅书重复，本书以《释文》特指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卷 29、卷 30《尔雅音义》，其他经典则以《XX 音义》称之。

《正义》”）、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（以下简称“郝疏”）、阮元《尔雅注疏校勘记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校勘记》”）、周祖谟《尔雅校笺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校笺》”）等作了比较研究，发现完全相同者 17 例，不同者 13 例。

（一）与《尔雅》完全相同

《说文》中所引与今传本《尔雅》完全相同的 17 例，占明引总数的一半以上。如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桼，栋也。从木亾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桼谓之梁。’”《说文·释木》：“桼，户桼也。从木音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桼谓之桼。’”《说文·齿部》：“𪔐，吐而嚙也。从齿台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牛曰𪔐。’”

（二）与《尔雅》文字不同

1. 互为异体字。在《说文》所引《尔雅》中，有与今本《尔雅》^①互为异体字，共有两例：

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桼，屋桼上标也。从木而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桼谓之桼。’”^②今本《释宫》作“桼谓之窳”。《释文》：“窳，作截反，又音节，本或作格，同。《字林》云：‘桼卢也。’旧本及《论语》《礼记》皆作节。”^③今考《礼记正义》两引李巡注皆作“窳”，如郑玄注：“桼谓之节，梁上楹谓之桼。”孔颖达注正义：“（《释宫》）又云：‘桼谓之节。’李巡本节作窳，谓‘桼卢，一名节，皆斗拱也。’”^④又，严元照《尔雅匡名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匡名》”）称：“《说文》引《尔雅》已作格，应劭注《王命论》亦作窳。”^⑤由此可见，两汉时期《尔雅》传本就有窳、格两种异文，因此《类篇·木部》：“格，或书作窳。”^⑥

① 本书所谓“传本”，即指《经典释文》、唐石经等。所谓“今本”，主要指周祖谟《尔雅校笺》、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本《尔雅注疏》及《尔雅注疏校勘记》等，为行文简便，不再一一出注。

② 本文所引《说文》及段注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，为行文简便，不再出注。

③ （唐）陆德明：《经典释文》卷 29，中华书局 2006 年版，第 869 页。

④ （汉）郑玄注，（唐）孔颖达疏：《礼记正义》卷 23，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本，第 1434 页中栏一下栏。

⑤ 《尔雅匡名》卷 5，第 56 页下栏。

⑥ （宋）司马光等：《类篇》卷 6，中华书局 2003 年影印本，第 215 页下栏。

《说文·犬部》：“𤝵，母猴也。从犬𤝵声。《尔雅》云：‘𤝵父善顾，攫持人也。’”𤝵，今《释兽》作𤝵。《释文》：“𤝵，字亦作𤝵，俱缚反。《说文》云：‘大母猴也。’”^①盖汉魏以来𤝵与𤝵在《尔雅》中已经混用不别，即从犛、从豸，义通。

2. 互为正借字。共有两例：

《说文·食部》：“𩚑，食臭也。从食艾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𩚑谓之喙。’”喙，今《尔雅》作𩚑。《释文》云：“𩚑，李云：‘𩚑、𩚑，皆秽臭也。’”^②则𩚑与𩚑同义，𩚑当为本字。又据《说文》：“喙，口也。”则喙当为借字。

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汎，西极之水也。从水八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西至汎国，谓之四极。’”汎，今本《尔雅》皆作邠。段注：“《释文》‘邠或作𩚑，《说文》作汎同’。案：汎之作𩚑，声之误也。作邠，则更俗矣。而可证唐以前早有以邠代𩚑者。许意，西极汎国必以汎水得名……”则借汎水之汎代指邠国，可见，邠当是后来代替汎为正字。

3. 互为古今字。有1例。《说文·见部》：“覞，小见也。从见冥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覞𦵏，弗离。’”弗离，《释文》、唐石经、今本《尔雅》皆作𦵏。郭注“谓草木之丛茸翳荟也”，则覞𦵏与草木有关，据《说文·艸部》“𦵏，道多草，不可行”，是𦵏为本字，可见《说文》之弗离为古写字。另外，弗离为联绵词。王筠《说文句读》云：“（覞）字仅见于《尔雅》，而《尔雅》以弗离释覞𦵏，而皆是连语。……弗离犹迷离，皆依稀仿佛之词。”^③可见，弗、𦵏只是声音相同，词义无关，人们因其表草木丛茸，遂加“艸”旁，而成今字。

（三）《说文》引《尔雅》注音

1. 异字注音。有两例。《说文·释木》：“𣎵，断也。从木出声，读若《尔雅》‘𧢲无前足’之𧢲。”𣎵与𧢲，古音皆娘母术部，音同。又，《说文·欠部》：“𧢲，蹴鼻也。从欠咎声，读若《尔雅》曰‘麤𧢲短脰’。”𧢲、麤二字古韵相同，声母相近。

① 《经典释文》卷30，第934页。

② 《经典释文》卷29，第873页。

③ （清）王筠：《说文句读》，中国书店1983年（据1882年尊经书局刊本）影印本。

2. 同字注音。有1例。《说文·马部》：“馵，马行相及也。从马从及，读若《尔雅》：‘小山馵大山峘。’”

《尔雅》中这三个字并非常见字，许慎以《尔雅》之字为《说文》注音，表明《尔雅》在当时为人们所常见、习知，而且是正字音的标准。

（四）有《说文》所引未见今本《尔雅》者

有3例。《说文·衣部》：“褱，重衣貌。从衣围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褱褱褱。’”徐铉曰：“《说文》无褱字，《尔雅》亦无此语，疑后人所加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跂，进足有所擷取也。从足及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跂谓之擷。’”今本《释器》有“扱衽谓之褱。”郭注：“扱衣上衽于带。”与《说文》释义不相合。

《说文·无部》：“凉，事有不善，言凉也。《尔雅》：‘凉，薄也。’从无京声。”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凉，薄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《桑柔》毛传、杜注《左传》《小尔雅》皆云：‘凉，薄也。’凉即凉字，《广雅·释诂》曰：‘凉，薄也。’薄即薄字。”当为《小尔雅》之文，汉儒引《小尔雅》多称作《尔雅》。

（五）《说文》明引《尔雅》的价值

《说文》引《尔雅》主要为证成己说，可见《尔雅》的通用性、权威性。而从《说文》所引，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入理解《尔雅》词语的含义和文化内涵。如《说文·玉部》：“瑗，大孔璧，人君上除陛以相引。从玉爰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好倍肉谓之瑗，肉倍好谓之璧。’”在许慎以前的文献中关于“瑗”的形制除了《尔雅》之外，未见详细说明，即便《尔雅》所释，我们也是一知半解，陆德明《释文》引《仓颉篇》称“玉佩名”，也不甚其解，而从《说文》所释，我们了解到“瑗”的形制“大孔璧”、用于人君台阶、殿阶导引，清代邵、郝疏证《尔雅》皆引《说文》此释为证。

从《说文》所引，我们还可以考见《尔雅》版本流传过程中文字歧异现象。其一，《说文》所引虽与今本《尔雅》相同，但与其他文献所引不同。如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灋，渍也。从水戠声。《尔雅》曰：‘泉一见一否为灋。’”今本《释水》“泉一见一否为灋”，与《说文》引同，而王

充《论衡·是应篇》：“案《释水》章‘泉一见一否曰灋。’”^①是灋又作灋。邵氏《正义》：“《论衡·是应篇》引《尔雅》作‘泉一见一否曰灋’，今本作为灋，所见本异也。《说文》引《尔雅》与今本同。”^②《说文》未见灋字，又据《篇海类编·地理类·水部》“灋，一作灋”^③，则二字为异体字。其二，从《说文》所引，可见今本经文有为注文误入者。如《说文》：“獫狁，母猴也。从犬夔声。《尔雅》云：‘獫狁善顾，獫持人也。’”“獫持人也”，今本为郭注文。段玉裁认为“獫持人也”四字，原在《尔雅》上面，后误衍于《尔雅》之下，所以段氏将其删去。有经文误入注文者，《说文·内部》：“𪔐𪔐，周成王时州靡国献𪔐，人身，反踵，自笑，笑即上唇掩其目，食人，北方谓之土蝼。《尔雅》云：‘𪔐𪔐，如人，被发，一名泉羊。’”“一名泉羊”，今郭注作“泉羊也”，《释文》《广韵》引《说文》皆有“一名泉羊”文，盖《尔雅》经文误入郭璞注文。

另外，《说文》所引有与传本《尔雅》相反者，或《说文》征引有误，如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汙，水厓枯土也。《尔雅》曰：‘水醯曰汙。’”今《释水》：“水醯曰屠。”又，《说文》：“屠，仄出泉也。”今《释水》有“汙泉穴出，穴出仄出也”。《说文》引与今本《尔雅》正相反。邵氏《正义》：“案《说文》所引汙、屠二字，与今本《尔雅》彼此互易。”^④段玉裁在“汙”下注云：“依《毛诗》‘有冽汙泉’，似今《尔雅》不误也。”

三 《说文》袭用《尔雅》

所谓“袭用”，是指许慎并未注明引自《尔雅》，但根据其释义，可以判定其引自《尔雅》。这大致包括两种情况：一是《说文》释义与《尔雅》相同；二是《说文》释义与《尔雅》微异。

①（汉）王充：《论衡》卷17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，第190页上栏。

②《尔雅正义》卷12，第209页下栏。

③转引自《汉语大字典》，第1776页左栏。

④《尔雅正义》卷12，第212页下栏。

（一）《说文》与《尔雅》释义相同

严元照《尔雅匡名》以《说文》校正《尔雅》，把《尔雅》词条与《说文》一一比对，注明《尔雅》与“《说文》同”者217例^①，其中训释内容、训释方式完全相同者138例。如《释诂》：“诰，告也。”《释器》：“瓯甗谓之瓬。”《释木》：“桧，柏叶松身。”，皆与《说文》完全相同。

（二）《说文》与《尔雅》释义微异

所谓“微异”，主要是《说文》对《尔雅》词条的表述进行了调整，或表述词语有变化，或增加术语，或调整训诂术语，从字形看，也有一些是古今、正借、正体或体、书体演变等方面的不同，因此二书词条没有本质性的不同。

1. 表述微异。作为我国产生较早的两部训诂工具书，《说文》与《尔雅》虽然有承继关系，但由于编撰目的、方式不同，因此在语词表述方式和训诂术语上也有所不同。《尔雅》产生较早，训解比较质朴，训诂术语较少而且未成系统，尤其是前三篇采用多词共训等形式，即“某、某，某也”式；后十六篇训释方式较灵活，表述素朴，或用“曰”“为”“谓之”等术语。《说文》以训释词语本义为宗旨，训式基本固定，在征引《尔雅》时，依据自身编排特点，多采用“某，某也”式，对《尔雅》的表述方式作了调整，从而使训式更加规范和严谨。

词条表述方式调整。如《释山》：“山有穴为岫。”《说文》：“岫，山穴也。从山由声。”《释木》：“栎，其实棫。”《说文》：“棫，栎实。”《释草》：“荷，芙渠。其茎茄，其叶蕝，其本密，其华菡萏，其实莲，其根藕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茄，芙蕖茎。”“密，芙蕖本。”“莲，芙蕖之实也。”“蕝，芙蕖根。”

训诂术语调整。如《释水》：“夏有水，冬无水，洌。”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夏有水、冬无水曰洌。”《释器》：“輶革前谓之輶。”《说文·革部》：“輶，车革前曰輶。”《释鱼》：“贝，居陆贖，在水者蛎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贝，海介虫也。居陆名贖，在水名蛎。”

^① 参见吕献文《严元照〈尔雅匡名〉研究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青岛大学，2010年。

2. 文字有异。《尔雅》汇释经典，为解经服务，经典多古字、借字，《尔雅》亦多古字、借字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在对《尔雅》整理研究以及征引传播的过程中，致使《尔雅》各传本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今古并存、正借混淆、讹脱改易的现象。同时，《说文》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文字讹变现象。另外，《说文》比《尔雅》晚出现 300 余年，正是训诂、文字之学大发展时期，受语言文字发展影响，《说文》与《尔雅》所用文字必然有所不同。

《说文》引《尔雅》与单行之《尔雅》存在古字、今字之异。《尔雅》用古字，《说文》用今字。如《释诂》：“介，善也。”《说文·人部》：“价，善也。”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泰部》：“价，善也。《诗·板》‘价人维藩’，传‘善也’，笺谓借为甲，与毛、许说异。《尔雅》‘介，善也’，以介为之。”^①可见，价当为介的后起区别字。又，《释诂》：“毕，尽也。”《说文·支部》：“斂，斂尽也。”毕，《说文》“田网也”，本为捕鸟的有长柄的网，后引申为完毕、结束。斂，段注：“事毕之字当作此，毕行而斂废矣。”毕与斂因假借而成为古今字。又，《释草》：“蕒，菟瓜。”《说文·艹部》：“蕒，兔菰也。”菰与兔、瓜与菰，从字形上看，皆为声根与形声字之关系，就兔、菰来说，五代丘光庭《兼明书》认为：“《尔雅》，菰字皆从草，明曰‘菰’字不从草。按草菜之号，多取鸟兽之名以为之，至如苽鼠尾、孟狼尾……之类，其鼠狼雀鸟马牛鹿等字皆不从草，兔亦兽名，何独从草？盖后人妄加之耳。”^②丘氏认为“兔”不应著“艹”。黄侃《尔雅音训》又云：“凡称菰者，皆有白义，菰即兔之隶俗。《释兽释文》兔，字又作菰……不知菰非从艹也。《说文》兔菰、兔葵皆作兔。”^③可见，“菰”为“兔”后起今字，《尔雅》用今字，《说文》用古字。

正体、或体之异。《释木》：“下句曰杓。”《说文》：“樛，下句曰樛。”“杓，高木也。”《释文》云：“杓，本作樛。”^④《玉篇》：“樛，木下曲曰樛。杓，同上，《尔雅》曰：‘下句曰杓。’”^⑤又，《释诂》：“勔，

①（清）朱骏声：《说文通训定声》泰部第十三，中华书局 1998 年影印本，第 671 页下栏。

②（五代）丘光庭：《兼明书》卷 3，中华书局 1985 年排印本，第 33 页。

③ 黄侃：《尔雅音训》卷下，中华书局 2007 年版，第 119 页。

④ 《经典释文汇校》卷 30，第 914 页。

⑤（梁）顾野王：《大广益会玉篇》，中华书局 2004 年影印本，第 60 页下栏。

勉也。”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恹，勉也。”《匡名·释诂》：“案《说文》无𢇛字，当作恹。”^①

本字、借字之异。《释草》：“藟，雀麦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藟：爵麦也。”邵氏《正义》及郝疏皆云“爵”与“雀”古通用。徐锴《说文系传》称汉魏以前“雀”字多作“爵”，假借也。“爵”为雀形礼器，多通作“雀”，则“雀”为本字，“爵”为借字。又，《释言》：“殛，诛也。”《说文·歹部》：“殛，殊也。”邵氏《正义》：“今本作‘诛也’，按，《说文》诛训责，与殛异义，当作殊也。”^②则诛为借字。

3. 因书体演变，或书写讹误而异。随着时代的变迁、书体的演化，文字形体也产生了许多讹误现象，王念孙、段玉裁、邵晋涵、严元照等校勘古籍多从书体演变、形近而讹变角度揭明文字讹误现象，从《说文》与《尔雅》比较来看，这种情况也为数不少。如《释草》：“篠，箭。”《说文·竹部》：“篠，箭属，小竹也。”段注：“篠，今字作篠。”郝疏：“篠者，《说文》作筱。”^③关于二字的关系，郝、段均未言明。《匡名·释草》云：“《释文》云：篠，《字林》作筱，云：小竹也。案：《说文·竹部》：‘筱，箭属，小竹也，从竹攸声。’隶变从条。”^④指出“筱”隶变作“篠”。又，《释诂》：“楼，聚也。”《说文·手部》：“楼，曳聚也。”唐石经、单疏本、雪窗本、今本皆作楼。《释文》：“楼，从手，本或作楼，非。”^⑤则陆氏本作楼，《匡名》认为盖“六朝俗书手、木易溷”^⑥而致。

《尔雅》与《说文》是秦汉时期两部重要的字典和辞书，也是我国古代学者学习、治学必备的工具书。《说文》比《尔雅》晚出，因而比《尔雅》的分类更加细密，释义更加具体、精确。如《释诂》：“罄，尽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罄，器中尽也。”《释诂》：“濂，虚也。”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濂，水虚也。”《释鸟》：“生哺，𪔐。”《说文》：“𪔐，鸟子生哺者。”等等。但对二书的历史地位要科学、辩证地看待，既不能因为《尔雅》主

① 《尔雅匡名》卷1，第14页上栏。

② 《尔雅正义》卷3，第97页下栏。

③ 《尔雅郭注义疏》卷13，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，第805页。

④ 《尔雅匡名》卷13，第104页下栏。

⑤ 《经典释文》卷29，第837页。

⑥ 《尔雅匡名》卷1，第16页下栏。

释经典，而过分抬高《尔雅》的经典地位，遵从不变，也不能因为《说文》专释本字本义，而否定《尔雅》的存在价值。从《尔雅》与《说文》的比较中，我们看到二书是互补的，据《尔雅》，我们可以订正《说文》之误，如《释兽》：“麇，大麇，牛尾，一角。”《说文》：“麇，大鹿也，牛尾，一角。”段注：“麇，各本作鹿，误，今正。《释兽》云：‘麇，大麇，牛尾，一角。’许（慎）所本也。”同样，据《说文》我们也可以订正《尔雅》之失，如《释兽》：“彪，白虎。”《说文·虎部》：“彪，白虎也。从虎昔声。读若甦。”邵氏《正义》：“彪当作彪，《说文》‘彪，白虎也’。”^①严氏《匡名》彪当作彪，后人讹从甘。又，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藹车，芎輿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藹，芎輿也。”据《说文》可证《尔雅》衍车字。潘衍桐《尔雅正郭》：“《释文》‘车，本多无此字’，今郭本有车字者，依《离骚》而误加也。臧茂才《经义杂记》云：《说文·艸部》‘藹，芎輿也’、‘芎，芎輿也’，《说文》以藹为芎輿也，不名藹车，知所见《尔雅》本作‘藹，芎輿’，与《释文》所见本多无‘车’字正合也；独《离骚》以藹芎輿为藹车，盖赋家增损其文以成句，车即輿之驳文，犹曰‘藹輿’云尔。”^②

① 《尔雅正义》卷19，第303页下栏。

② （清）潘衍桐：《尔雅正郭》卷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88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，第545页下栏—第546页上栏。